

我的成人礼

□安徽滁州 夕声

那年我十五,没有生日礼,更无盛宴,成人式自理。恰好发小某跟我同龄,都觉来次光旅游,冒险刺激,是告别少年的无敌大餐。两人一拍即合,撒丫子直奔大唐。全脱,抓把淤泥抹了脸身,相互击掌,对天起誓:今日往后,再裸泳是小狗。遂纵身入水,狗刨马趴,虾蹬鱼跃,所有无师自通的把式都过一遭,颇具仪式感。意方尽一回头,岸还是那个岸,裤衩不见了。

清风徐来,路人偶过,两人缩身水中破案:谁使坏?被窃?风吹走了?N种可能,就是没想到被“吹哨”。那时全民尚武健身,到江河湖海野蛮体魄是常态,如果有人上门告发:那谁,我看见你家小五子下河了!善则善矣,但没人领情,家长听了多半一笑了之。

水凉心焚,沉浸式体验并不享受,岸边植被除了楝果树垂杨柳就是杂草,没有一片像样的阔叶能遮羞;亚当有夏娃粘着,别指望他送来半片无花果叶;好消息是能让光线拐弯的隐身衣正在研制,但恐怕轮不到我辈试穿;两家都在千米之外,裸奔估计半道就会被围观扭送。烧脑无策,正打算锤子剪刀

布,谁输就负责去弄两条裤子来,方法不限。就在这时,跟好莱坞电影情节一般,发小他爸出现了。前面有人领路,手拎两条短裤。

话说发小爹等非闲之辈,乃小镇信用社主任,相当于本地农商工交四大银行总长,金融大亨,上层名流。行长不差钱,差子,发小是他独宝,抱着怕摔叫着怕化,漫说私自下水。吹哨人就是他手下员工。金融人啥都能融成金,替老板护崽是他业务,与我何干?咱家老爸可是著名野泳派,抗战时仗着水性,曾与日军在苇荡周旋数日,深知游泳是生存必需技,岂会阻止自己儿子下水。我猜这厮不认得裤衩属谁,要么怕我跑了再送衣回来救友,干脆两条一起撈。

不想当晚发小妈上门大闹,声讨我蛊惑她儿子下水,威胁但遭不测必来索命。老爸笑答小孩子一起玩个水多大事。她切齿:你家有三个儿子当然不在乎,我家就一个!且不说她“病句”,原来某会计拿我裤衩去做了长线增值——不怪你家公子,是这坏小子教唆!宝儿免责;行长心慰;宝妈有了撒气筒。

枕着蛙声入眠

□河北定州 黄卿

多年以前,楼下院墙外是村里的排水沟,蛙声从初春响到入秋,白天黑夜,不知疲倦。尤其是到了晚上,当其他喧嚣隐藏在夜色中,蛙声便占领了耳朵的全部阵地。

曾经,聒噪的蛙鸣令我头疼不已。在我听来,那叫声就像无数手风琴爱好者故意贴近我耳边练习,呱呱呱呱,滋滋滋滋;又像是响亮的磨牙声,咯吱咯吱;有时候甚至觉得像是电锯在锯木头,呜呜呜呜的。这些烦人的家伙似乎在和我作对,越想睡着,它们叫得越欢。我常常疑惑,这些小东西整天这么声嘶力竭地叫唤,就不累吗?

对蛙声无可奈何的我,忍受几晚失眠的痛苦折磨后,不得不换一种思路:我的恼恨不能阻止青蛙们的喧闹,也不会影响它们高昂的兴致,只会让自己心情受伤。既然如此,何必固执地和它们对抗?干脆

就当作睡前音乐,做一个耐心的听众,静下心来聆听欣赏。

一念天堂,心情舒畅。此后,每晚躺在床上,不再强行入睡,而是闭眼倾听。蛙声一片一片的,规模宏大,整齐有节奏,就像是一支训练有素的乐队在进行大型演奏,每一个演员都非常卖力地表演。声音有苍老的,有稚嫩的,有尖亮的,有低沉的,汇聚在一起,此起彼伏,形成大合唱的高低声部。好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大家齐唱,等到掀起一个大高潮后,戛然而止,全体静默。耳边在极度喧哗之后猛然间清静无比,那种感觉就如初中课文《安塞腰鼓》里说的,“当它戛然而止的时候,世界出奇的寂静,以至使人感到对她十分陌生了。简直像是来到另一个星球。”

沉寂了大概十来分钟以后,远远地,不知是哪个演员,轻轻起了

老爸一怒下令:不许再跟那谁家小子往来!还好仅是禁友并未禁游。后来我去外地上高中,再后来因高校停招,我和发小都应征入伍。他人帅被相中做了首长贴身警卫。我在一线战斗部队,驻地有河,水深流急,游泳跑敌情两不误。

一次去机关大院办事,在泳池又见发小,很落寞地坐在池边,悄指水中一矫健长者,说那就是首长。我问他怎么不下,发小尴尬笑。那次偷泳成了他的“绝唱”,从此游功殆废。跟首长下水,身为陪练兼救护,竟被落下老远,一急,连呛几口。首长游过来和蔼问:没事吧?不会游就在边上待着。便游开了。

发小后来回了连队,服役期满就复员了。听说他爹抱怨,一当兵就背手枪跟首长,本该前程无量。早知首长爱游泳……都怪那谁当初多管闲事!人家大小子(指我)天天下水不也没淹死,还提了干。发小很不着调地来了句:八旗子弟担心箭马伤人,废骑射,改遛狗玩鸟。结果呢?哼!

个头,呱呱呱,声音小心翼翼,像是在试探什么。很快,第二只,第三只……很快又开始一轮大合唱。夜幕笼罩下的河沟里每晚都在举行这样的演唱会,青蛙们在那个我们看不见的世界里彻夜狂欢。而我呢,则在歌声中不觉渐入梦乡,有时竟会梦到青蛙王子正在迎娶他的新娘。

蛙声亘古不变,爱憎全由人心。恨使人痛苦,劳心伤身;爱令人欢喜,身心舒畅。我们所面对的一切人、事不都如这蛙声一般,既然不能改变外在的世界,何不转变我们看世界的目光?与世界和解,才能从容自在。

如今墙外的沟渠早已填平,再也听不到如潮的蛙声了,曾经的那些彻夜狂欢的精灵们也随之消失,那些被蛙鸣拥抱的夜与梦也远成往事。缺少了蛙唱的夜,虽然静谧,却少了几许丰盈。

我陪外公收玉米

□四川成都 田赫

秋季,若去乡下,映入眼帘的定是那一片片玉米地。当秋风一吹,玉米们也随风涟漪着,如滚滚绿浪般汪洋恣肆。

10岁那年,我第一次收玉米。正值秋收农忙季,家里缺人手,便让我跟着外公去地里帮忙。初次收玉米时感觉满是新奇,学着外公的模样,一手握紧玉米棒,一手用力地撕下玉米苞叶。当苞叶被层层撕落后,只见金黄的玉米粒,在秋阳下被照得闪闪动人。

我问外公,玉米粒怎么像一颗颗金豆子?外公笑着说:“就是金豆子啊,是农民们的金豆子。”似懂非懂的我,低头把全部的“金豆子”都袒露了出来,好好欣赏了一番,丢进了箩筐里。

第一棒玉米的成功收成也让我突生斗志,开始卷起袖子,铆足了劲儿地撕苞叶,和外公扬言要在

夕阳下山前把箩筐装满,让他早点回家休息。外公告诉我收玉米得慢慢收,急不得。我却不听劝,嘲笑着他不急不慢的样子,继续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方式,一棒接着一棒,一株接着一株地收割,箩筐底迅速就被填满了,但掌心却肿得发红。摸着红肿的手掌倒是不疼,却让我有些泄气,那时秋日暑气未消,玉米地里密不透风,闷热难耐的我加上失去了信心,收着收着就怨声连连了。

外公听我不断埋怨,转头笑话我,说我不听老人言。我看到了他黝黝的脸上被晒出朵朵红晕,额头上的汗珠豆大般,汇成一汩又一汩,直往脖子上流,身上还到处是玉米蕊,显得狼狈不堪。

我心里一阵酸楚,埋下头像外公一样不急不躁地慢慢撕,慢慢摘,丢掉了怨气,感受着秋天馈赠

的这一地“金豆子”,终于赶在暮色之前,把箩筐塞满了。

外公拿来扁担,吆喝一声:“走咯”,玉米们就这样一挑挑、一担担地被带回了家,晒在了院子里,悬挂在了房檐上……每每穿堂入户时,人眼皆是金黄色。

这满院的金黄自我去外地读书后就再也没有见过,当我想再次与这秋天最美好的颜色重逢时,外公已经过世了。

今年秋收回家,我陪着外婆背着背篓来到了玉米地,玉米们已出落得亭亭玉立。可在这一片郁郁葱葱里,我却再也找不到外公的身影了。我想起了他汗流浹背地掰玉米的样子,想起他再也看不到那满院的金黄,眼泪瞬间浸湿了眼眶。

秋风不知何时吹起,借着秋风,我在心里悄悄告诉外公,秋天来了,玉米黄了。

金桂飘香

□南京 李泳

金陵的秋天,树木依旧很绿,只是绿得更深。这些日子发现小区里丛桂盛开,空气里处处弥漫着桂花那袭人的馨香。

南京人对桂花似乎特别情有独钟。人们喜欢在宅旁窗下栽下一株株桂花树,为自己营造了一个个“金风送香”的小环境。许多校园也大量种植桂花,为莘莘学子讨了个“蟾宫折桂”的口彩。据说桂花对有害气体二氧化硫、氟化氢有一定的抗性,更是园区绿化的上好花木。称南京“路路有桂”“院院有桂”“无园不桂”,一点也不过分。而玄武湖、珍珠泉、雨花台、菊花台、古林公园、情侣园、鼓楼公园、石头城遗址、秦淮河两岸成片种植的桂花,尤为壮观,香味格外浓郁。桂花好闻,不过闻香却有许多讲究。听老人们说,桂花通常在光线不强、气温不高之时最香。中午热,阳光强,桂花树自身“代谢”太快,香味散得也快,因此一天里要数下午3点以后是闻香的最好时段了。每种桂花都有“香假期”,在花朵半开未开之时,香气最好闻。花的品种不同,香味的浓烈亦不同,花色浅的要比花色深的香,丹桂飘香其实不如银桂飘香。桂花香气的主要成分以紫罗兰酮为主,属于浓郁香型。有些赏桂者习惯贴近桂花闻香,结果反而闻不到什么香味。这是因为桂花香气太重,吸入太多反而会让鼻子疲劳,导致嗅觉短暂时失,通常10米开外远远地闻桂花最为宜人。

记得学生时代读到王维的诗句“人闲桂花落,夜静春山空”,当时颇有些疑惑和不解,桂花不是应

花生端上桌

□河南鹤壁 魏霞

“花生,新创出来的花生。”傍晚下班后去菜市场,路边不事张扬的吆喝声拽住了我的脚步。循声望去,只见一辆脚踏三轮车上摊着一些新出土的花生果,夕阳的余晖映照在上面,看上去似一个个黄灿灿的金果子。我快步上前,闻到了新鲜泥土的气息,一股温情的潮水袭来,毫不犹豫地上买一大兜。

带着新鲜泥土的花生,对我这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人来说,并不陌生。花生既可以榨油吃,又可以作为我们解馋时的零食。我们小的时候,母亲年年都要种上一些。秋天,花生成熟了,跟着母亲去地里刨花生是我们兄妹最乐意干的活计。到了花生地,我们先挑选几棵长势好的花生,小镢头砰砰三下两下刨出,坐在地头,也顾不得手是否干净,从花生秧上扯下花生果就剥着吃起来。刚出土的花生果,还带有新鲜泥土特有的气息,饱满,多汁,吃到嘴里香、甜、脆,我们往往是吃了还想吃。母亲看见我们吃了两三秧,还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,就会制止我们,不要再吃了,再吃肚子就要发胀了。听到母亲的劝说,我们才暂停止吃大嚼,但还会趁母亲不注意边刨边剥着

该秋天才开吗,跟“春山”丝毫不搭界啊,后来听了一位国学大师对此的解读后方才明白,原来王维在诗里想描述的,是两种相似的意境:人闲了,才会注意到桂花已悄然落下;而夜静之时,也才能感受到春山之空。不过有一次无意间翻阅《植物图鉴》,发现那上面说,确有春秋各开一次的桂花。

与别的花卉不同,桂花在变成缤纷落英之后,还有一点独特之处,那就是好吃。当桂花落进金秋,便欣欣然趁着阳光正好,秋风不燥,携妻去南湖、夫子庙、老门东等处游玩,稍加留意,便会发现与桂花相关的食品竟有八九种之多。譬如桂花粥、桂花糯米藕、桂花糖芋苗、桂花糖炒栗子、桂花马蹄糕、桂花酒、桂花茶,光听名字,就会让你停下脚步,迅疾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扫过商家二维码之后,美美地吃上一碗选定的美食。

不过,南京与桂花相连的最有名的食品,毫无疑问当属桂花盐水鸭了,桂花鸭肥而不腻,久食不厌,是下酒佳品。外地的食客第一次听到桂花盐水鸭的名字,都以为是用桂花腌制的鸭子,尝过之后,才知道每年桂花盛开季节时的鸭子,色味最佳,故美其名为桂花鸭。而逢年过节或平日家中来客,上街“斩”上一碗桂花鸭,似乎早已成了南京人的礼节了。

桂子月中落,天香云外飘。当天光向晚之时,小区里桂影婆娑,从桂怒放,我流连在暗香浮动的桂花树旁,赏桂品桂,愈加喜爱它那清可绝尘、浓能远溢的高洁气质与品格。

吃,母亲看见了就笑骂我们的嘴是不知疲倦的小电磨子,我们听了相视一笑,并不介意。

刚出土的花生拉回家,我们还会配着馒头一起吃。将花生和馒头裹在嘴里,越嚼越香,那香劲儿,不亚于吃肉,从来不会食的我,在吃花生配馒头这件事上算是个例外。花生配馒头吃,花生的甜味淡了些许,香味却浓郁得不要不要的。一直到现在,每逢买回家新鲜的花生,我总爱丢几粒在嘴里,再咬口软软的馒头,乐淘淘地吃,儿子受我的影响,也喜欢上了这种吃法。

自从离开家乡到了城里,很少遇得见带有新鲜泥土的花生了,超市里每逢花生成熟的季节也会有生花生果卖,偶尔买上一些回家吃,总感觉缺少些什么。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品咂才明白,原来是少了些熟悉的泥土的气息。渴望吃捧新出土的花生,原来是渴望与久违的泥土重逢,渴望与跟在母亲身后刨花生的美好重逢。

新出土的花生端上桌,慢慢地品,细细地嚼,仿佛邂逅了旧时光,眼前又浮现出故乡那片绿油油的花生地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867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